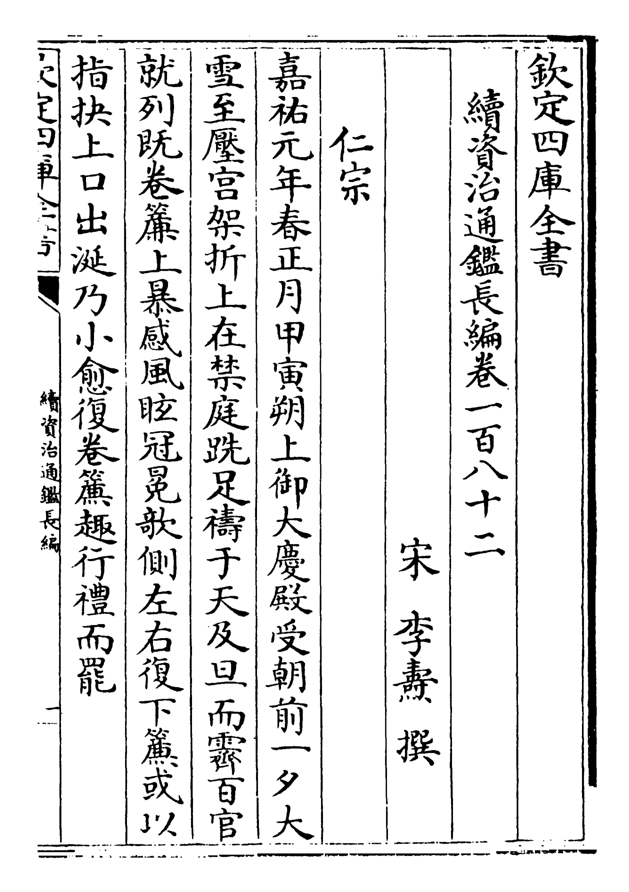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足禱于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既卷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卷簾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邪彦博知上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

已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陞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飲酒稍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彦博與兩府俟於殿閤久之名入内副都知史志聰

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

庚申詣内東門小殿問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

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解救不死彥博名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爾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惟十閤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

之兩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無名辛酉彦博
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
設幄宿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宿留殿
中者彦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遣近臣禱于在京寺觀
天下長吏禱于岳瀆諸祠
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賜在京諸軍特支錢　是日兩府求詣寢殿見上
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

聰等不敢違兩府始入福寧殿卧内奏事兩制近臣日
詣内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税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上神思寖清寧然始不語輔臣
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己巳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
封府王素嘗夜叩宫門求見執政白事彦博曰此際宫

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懐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懐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良謹彥博曰可保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誣之爾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為然時富弼以疾在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揑其膝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

判呈上上意乃解蘇頌作孫抃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不得進見但通名於內東門候起居抃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用抃言乃叩閤入禁中按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今不取富弼責史志聰此據范純仁行狀弼以疾在告王堯臣揑文彥博滕皆從司馬光記聞弼責志聰記聞亦有之記聞又載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彥博執守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乎恐此事未必然若然則兩府安得無隙今不取

壬午大雨雪木氷　西蕃默戩覺首領來貢方物

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問候于內東門餘皆罷之實錄

稱㓕制以上記聞稱㓕府近臣今從實録

丙申廣西安撫司言桂容等州蠻人楊克端等一百三人内附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復

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辛亥吏部流内銓請入令録選人舉主不犯贓濫及非致仕分司者聽用之奏可

三月癸丑朔鹽鐵副使司勲郎中李參文思副使竇舜

卿為荆湖北路安撫使初以本路轉運使李肅之及知辰州宋守信討蠻人彭士羲而知荆南王逵與肅之論事不合互奏曲直故遣參筭體量知諫院范鎮言竊聞彭士羲父子相攻邊臣不奏朝廷擅出兵助其子以攻其父甚非王師問罪之體欲根究從初生事之人先正其罪仍令李參一面招撫免致荆湖虛被騷擾肅之與逵與論肅之傳終不詳逵又無傳據曾鞏誌銘亦闕此

丁巳詔禮部貢舉　廣西安撫司言修邕州城成

戊午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擇行為户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提舉仙源縣景靈宫太極觀始擇行知諫院言陳執中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廹之擇行因中風不能語於是左遷

庚申兵部郎中直龍圖閣知陜州錢延年為集賢殿修撰張擇行既左遷朝廷命延年待制天章閣以補擇行之闕御史范師道趙抃言待制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不為乏人縱罷擇行闕何勞補延年庸

猥無狀衆所共知若謂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當引用知制誥賈黯亦言延年不才不可為侍從封還詞頭故改命之

巳巳侍御史梁蒨言伏聞天聖條制河北河東沿邊安撫副使都監并同管勾安撫司公事使臣等到闕奏事只得住十日近年多不遵守每入奏妄作名目住滯或敢面邀聖旨乞展日限留身京城幹辦私事經營歧路希望恩澤不惟妨本任管勾兼亦紊煩朝廷請申明前

制從之會要二月十七日事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壬申聖體康復命宰相謝天地社稷宗廟寺觀諸祠

癸酉契丹遣順義節度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蕭信右諫議大夫王行已來謝契丹主以朝廷屢遣使恤其喪因名信等為都謝使

閏三月癸未朔樞密副使給事中王堯臣為戶部侍郎

參知政事給事中參知政事程戡為戸部侍郎樞密使以戡與文彦博姻家故也　詔閤門自今前後殿間日視事

己丑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覩聖旨以減省奏薦子孫親戚恩澤下兩制及臺諫官定奪尋已具條件聞奏竊聞再下中書密院重行詳定至今多日未降指揮伏縁聖節在近中外臣僚未知定制必是各依常年體例奏薦實為僥倖況此一事乃澄汰濫官之本源也當聖

明之世或不能決行則因循之獘久而寖深朝廷紀綱日益弛廢伏乞早賜頒下所貴釐革冗員自今歲始從之此據趙抃奏藳

辛卯翰林學士王洙為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洙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侍讀國朝未嘗有知諫院范鎮請追還過恩且令洙依敞例出補外官又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為學士時進不由

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敏厲嚴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莫知帝後於邇英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葢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議者謂上性寬厚無宿怒云

已亥占城國遣使貢方物實錄於辛丑日又載詔書戒妄陳濟邊之策者與皇祐三年二月所下詔書辭意不異今不復載

癸夘詔河北縁邊商人多與北客貿易禁物其令安撫司設重賞以禁絶之

丙午録邵武軍進士吳彥方為郊社齋郎初廣西安撫司言彥方比應募擊賊親獲首級又嘗隨蕭注入峒招誘蠻人内附故録之

殿前司言萬勝二十指揮元管五百人後來揀配逃走全然數少欲乞撥併為一十指揮下十指揮併入上十指揮見管軍頭十將節級數多欲選稍年高有功一百五十五人送軍頭司收管祗候

差使從之

夏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隘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

丙辰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李淑兼龍圖閣學士落翰林學士淑復名入翰林未閱月御史中丞張昪等言淑姦邪又嘗匿服亟罷之　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御史言李淑姦邪不當為翰林學士竊緣李淑屢為翰林學士皆以姦邪罷去不待彈治而後為

可廢也御史言之朝廷不即施行劉付李淑使淑自御史中丞而下歷加詆訾又諫官言王洙嘗由員外為翰林學士又以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皆是壞典故以僥倖干進事理至明白朝廷亦不即施行劉付王洙使洙妄稱與臣有隙苟自求免此大臣不任責以至煩瀆聖聽而虧損國體也臣竊惟陛下置御史諫官者使言朝廷是非也置執政大臣者使為陛下辨是非以處決朝廷天下之事也今御史諫官為陛下言之而大臣不為

陛下辨之反以彈文示洙淑使相紛辨是何異州縣長官不為百姓辨曲直而令百姓自相鬬辨也御史諫官所言是與不是而已如其不是即當明正其罪以戒妄言如其是亦當即與施行今不即與施行仍以章奏示被彈之人而使紛紜如此臣恐朝廷之事益多而陛下之聽愈不得簡聖慮日以煩也　端明殿學士左司郎中集賢殿修撰知鄭州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至外戶不閉民呼

為曾開門　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請更定選舉補廕之法知諫院范鎮請見任二府止許廕巳之親兄弟父之親兄弟若親兄弟之子正任團練使以上廕曽孫知雜御史以上廕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止廕子其歲奏一人者三歲一奏之侍御史毋湜請見任二府節度使以上再經乾元節廕親屬一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遇郊一奏薦餘必再經郊科場取士百司入流悉減半罷内臣廕子孫及輸錢粟授官下兩制議而翰林

學士承旨孫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
蔭二人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當任子者皆
倍之内臣毋得過二人嬪御皇族約此為法罷南省特
奏名百司入流者如吏部格弗聽減年或換武遂敕中
書樞密院裁定於是詔見任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
史知雜悉罷乾元節恩蔭學士以下遇郊聽蔭大功親
再遇郊蔭小功親郎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聽蔭子若
孫再遇郊蔭朞親四遇郊蔭大功以下親初該蔭而年

六十無子聽廕朞親皇族大功以上妻皇族大功以上妻會要作皇親大將軍以上妻再遇郊亦聽廕期親廣南東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奏子孫若親兄弟一人益梓秦延并廣知州陝西河東河北廣西帶一路安撫使知州及益梓利夔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聽奏親屬已有官入優便地一人若子孫仍陞一資京朝官陞一任其員外郎知州而理監司資序舊得廕者罷之嘗任兩府分司致仕遇郊奏聽旨分司大兩省官以上降一等郎中以上子孫未有官許

蔭一人止凡致仕恩大兩省以上降一等郎中員外郎許奏子孫若弟姪一人毋得奏同宗無服之親三丞以上止與親屬從優便官科場取士以皇祐四年進士限四百人諸科無得過其數皇祐四年不見此指揮至和二年十月己酉王珪奏疏亦止稱近詔不稱皇祐四年按皇祐五年三月賜鄭獬等及第出身凡五百二十人限以四百必在五年三月後四字或誤也志上卷亦無年號下卷乃爾當考罷南省特奏名百司入流必如吏部格無得敘勞減年及換武明年三月賜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又賜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此云罷南省特

奏名當考其武臣閤門使已上至節度觀察留後統軍上將軍樞密都承旨及管軍節度觀察留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捧日天武龍神衛左右廂主帶遥郡團練使已上遇郊廕大功親再遇郊廕小功親諸衛大將軍諸司使樞密副都承旨副承旨諸房副都承旨已上再遇郊乃聽廕子若孫及期親初該廕者遇郊即聽或已該廕而子孫今未有官者亦準此自後須再遇郊始聽之諸衛將軍諸司副使樞密院逐房副承旨以上再遇郊乃

聽蔭子若孫陝西河東河北縁邉部署聽奏親屬有官入優便地一人若子孫與減磨勘年諸路鈐轄除廣東西及知邕宜州聽蔭子孫及期親外益梓利夔四路但聽奏有官親屬入優便地子孫與減磨勘年諸司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聽蔭子若孫一人如無子孫降等蔭期親或子孫已有官願陞資者亦聽餘並依累降條約

此據成都編録條貫冊增修國史遂削去武臣一節益比類文臣即可知然要未備也

自是每歳減入流者無慮三百員

此據文同所作毋湜墓誌當考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為優

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人入流既繁仕路紛雜湜深疏其弊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令遽更之不宜湜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寒者獲敘進范鎮奏議國史所取甚略今取奏藁詳注之鎮言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奏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歲奏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疏從所以入流寖廣仕路益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正團練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蔭曾孫知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者自有京官試銜齋郎之别武官亦宜如是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奏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

若得奉禮郎太祝者與大理評事諸寺監丞之類議者若曰今自學士而下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所以廣親愛之道臣切以為不然兄弟叔姪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財不相及著令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於朝廷爵賞輕加之為不可也臣欲乞除品令得蔭外朝廷必欲狥其私愛加惠旁宗但令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藝自隨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鎮又言唐制皆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亦無一歲二歲三歲之差惟以品數為限今諸司副使纔比給事中舍而與帶職員外郎同得任子為太優幸欲乞諸司副使須歷路分鈐轄以上差遣方得奏補以比員外郎帶職者國朝典章大抵皆習唐故以其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補之法未盡循用蓋國初天下新定人未樂仕至有敦遣富人使為官者故於兄弟叔姪之制未遑議也今太平日久入官者衆

其於條革非稍放唐制不可伏乞檢會臣前奏令執政大臣一處參酌施行又言臣竊聞議者欲自兩制以上二歲奏一人郎官以下六歲奏一人郎官任官非三十年未能至乃是陳力之人今既有品數又限以年竊恐未均未均則下必怨下怨則行之不久　閤門言垂拱殿上壽皇親郡王使相樞密使副宣徽使三司使至管軍駙馬共六班今權請合為四班仍減拜從之

戊辰罷大宴以聖躬近康復也

壬申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覩今春朝廷指揮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其條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

不依禀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内果即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没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敝道途驚嗟豈非意在急功力覬恩賞失計敗事罪將誰歸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其仲昌懐恩及應管勾臣僚使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誡後來之妄作此據趙抃奏槀以四月十一日上

癸酉權鹽鐵判官屯田郎中沈立體量六塔河及北流河口利害以聞立歴陽人也

甲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入内副都知石全彬領寧遠留後任守忠領洋州觀察使鄧保吉領滎州防禦使史志聰領嘉州防禦使並以聖體康復給事有勞也

巳卯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先是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黯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及是乃奏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

倆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言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義即時追寢前詔此據贖正傳劉攽作贖行狀獨不書此不知何也又不知即追寢前詔謂先朝之詔或至和二年七月詔也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就攵南郊賞給宋朝要錄權罷冬至親祀南郊其賞給並如南郊例施行

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

恐宰相文彦博劉沆富弼勸帝早立嗣上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進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輟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别志為得實蓋彦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但未及上爾其詔草亦非偽藳當日羣臣預為此奏可即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爾今國史及文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别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俟考詳别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彦博弼同為宰相則誤也今不取 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為

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惟宗廟社稷計以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以宗廟社稷計為念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顧推向者之言而

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

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五月三日入范鎮奏疏並不載於實録鎮所修不欲自表見爾今悉以月日追載周王薨真宗養宗室予當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

以為不可亦豈得中輟也

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宗庠自許州徙知河陽戊子

入朝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

己丑御史中丞張昇等言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

事未嘗俞允竊以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所奏

陳動關機密自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得上

殿比聞聖體漸康况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

之事甚多若祇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乞特賜

指揮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此據趙抃奏槀五月八日全臺同上五月八日己丑也

甲辰文思副使竇舜卿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權荆湖北路鈐轄兼知辰州代宋守信也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魏瓘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代王逵也　徙提舉江南西路刑獄度支員外郎王綽為荆湖北路轉運使領兵馬事代李肅之也肅之既與逵交訟又同守信入峒討蠻弗克故皆易置焉

丙午彰德節度使兼侍中王貽永卒贈太師中書令諡康靖時帝初康復不及臨喪詔二府宗室往奠　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乗之安期至即命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衆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延袤六里

丁未遣官祈晴以晝夜大雨權增京城裏外巡檢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右監門衛將

軍仲軻等九人各罰一月俸初仲軻等父宗説坐亂其子婦貸死除名廢居别第仲軻弟遮宰相哀訴而大宗正司請懲戒之宗説奉化侯允言子已見慶歷四年七月皇祐中坐法貸死除名與治平元年三月事相關

丁巳供備庫使并代鈐轄蘇安靜領忠州刺史留再任安靜與契丹爭辨寧化軍天池廟地界既定特擢之事具皇祐五年正月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樞密直學士知

澶州時六塔河既修復決朝廷猶欲成之因以澶州授

昌言冀便役事云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據昌言本傳六月壬子朔六塔河已決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如職又後此三日李瑋皆責而昌言獨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責殊不可曉今據趙抃奏議

增修

已未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亳州如故執中以疾自請之　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

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
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揺頼宗廟社
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寖康然猶
上有譎見之文殆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
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
異明白丁寧警誡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
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

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星之警誡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慼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覬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裁擇馬伏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

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此據趙抃奏藁以六月九日上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後李璋知曹州河北轉運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員外郎燕度知蔡州提舉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員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鈐轄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班

王從善為濮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懐恩為内殿承制提舉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為大理寺丞

癸亥御史中丞張昪等言臣等於五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尋聞已奉聖㫖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葢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沮遏臣等遂於今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覩宰臣已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

廷置臺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扆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宸聽尋有詔許中丞上殿此據趙抃奏藁不知以何日上奏藁編次在六月十九日前十二日後今附十四日益此奏藁云十三日同詣中書問因依必次日遂具奏也七月一日始詔羣臣復上殿奏事

已巳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禀制

旨不䘏人言妄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兵民願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効埽約隨又破決急夫暴斂河北幾無聊生餘波横流博州首被衝注近覩責降李仲昌張懐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燕度等尚未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如數年前王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下流淺澁即時追官勒停又緣黃河隄防泛濫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衝替今仲昌等姦謀辦口誣惑朝

廷邀利急功興起力役為害不淺敗事已多固宜行竄殛之刑豈得蒙寬宥之詔伏望特賜指揮其李仲昌張懷恩李璋蔡挺燕度等並從公議改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罰之當轉災沴為和氣在此舉也

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務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

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少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恂恂然憂懼若蹈氷炭間雖痊平而民間猶有訛言以相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也陛下何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可乎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為太

子中外乂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迹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

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下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疎者庸足恃乎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體以奉承之況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葢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之後者事

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遴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頼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

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危矣況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忝乏典册之府非比於漆室之女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不勝憤懣之誠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辛未詔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河北轉運司水潦害民田其選官蠲放税賦

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

戊寅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副使王道恭副之時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議及敗事人莫敢盡言絳至河北具得其狀始請置獄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竄廢（此據絳行狀初劉攽所作也）

議塞六塔河北轉運使周沆獨言近計塞商胡用薪蘇

千六百四十五萬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計塞六塔用薪蘇三百萬工一萬共是一河所費財力不容若是之殊葢李仲昌故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今又河廣二百餘步六塔渠才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横隴下流自河徙以來填淤成髙陸其西堤粗完東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濵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横潰汎濫齊博德棣濵五州之民皆為魚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河

千餘里若果欲壅河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不從及仲昌敗沆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廬隄冡糧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願亟遣使者案視收卹從之

此據周沆本傳不知沆疏李仲昌議不可用在何時至和元年十二月遣使與河北京東漕臣詣銅城鎮相度河勢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猶被命同權知澶州應副修六塔河若既與仲昌議駁則不應更受此命或朝廷雖有此命而沆卒辭之故河決獨免責也今附見沆事於

朝廷遣韓絳體量河北後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冐安上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城中繫栰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違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廬舍多覆壓奈何障門以惑衆且使後來者不入耶　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河東河北京東西陜西湖北兩川州郡俱奏水災京師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平原出水衝折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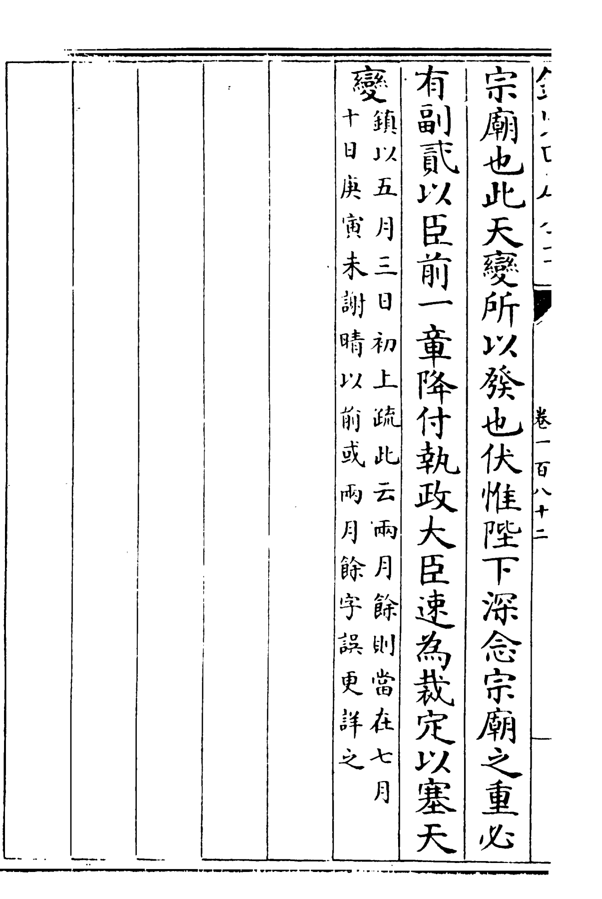
以至宰臣領徒監總堤役其為災變可謂大矣然而災變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災變亦宜有術伏乞陛下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庶幾招徠善祥以福天下

已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王偁東都事畧詔曰迺者淫雨降災大水為沴兩河之間決溢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毋有所諱

范鎮又言

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

此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祀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係天下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政所謂簡



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鎮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兩月餘則當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謝晴以前或兩月餘字誤更詳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元年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壬午降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左藏庫副使馮文

俊為廣南西路都監初審刑院斷文俊前知鎮戎軍失入死罪二人引去官勿論上以人命至重特降之

癸未禮院言按明道元年天安殿恭謝設太祖太宗配位又皇祐五年南郊三聖並侑今請大慶殿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以太祖太宗真宗並侑前一日享太廟詔恭依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

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此必因周沆奏請也文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林學士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

古有之然未有災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葢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筏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飄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報奏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歩濶或

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咨詢冀以消伏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名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闕

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

元良萬國以貞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

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若臣主之情通故也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立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僚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

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審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大臣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祈禱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慮之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之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

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宫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羣臣奉奏表章為陛下賀詞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爾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葢縁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世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

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水
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
莫若長子逮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
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茍不虛發惟陛
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
伏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
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䟽凡再上皆留中不出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

中修傳亦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於作樞副後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范蓋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輙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

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說以誤大事使萬一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致社稷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冊為後世歎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社無本鬱結羣望感召沴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

大於此范鎮疏云三十五年吳奎云三十四年奎益誤也當作三十五年奎疏不得其時因歐陽修疏附見修内制奎外制官職亦相近也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强有磐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内窺而天下有所繫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又言天象譴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兵衆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

髪葢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早為之計則人心不揺國本固矣景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葢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丁亥環慶路經畧司言環州𨍏裕勒等族叛和州張揆以蕃官慕恩等九萬七百餘人往討之斬首一千一百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餘黨各獻馬投降即令依舊住坐

己丑出内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
州軍其人户預買紬絹權與倚閣
庚寅遣官謝晴
壬辰罷京師舊城裏所增巡檢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竄殛以正典刑近覩中
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来經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
唯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勾修六塔河并固護埽約明知
不便黙無一言肝𥈭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等𦗟示貶

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尚擁使權公議物情甚未平允臣伏望早賜黜罷燕度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不私也據趙抃奏藳以十二日上壬辰十二日也

巳亥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為戶部郎中都官員外郎劉述為兵部員外郎屯田員外郎王彥臣為都官員外郎知審官院胡宿等言三人者自明堂覃恩逮今六年不下磨勘文字特遷之劉述湖州人王彥臣沖子

庚子賜祁州團練使李珣大例俸給仍毋得為例以珣

章懿太后之姪也

辛丑三司使戸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勤於吏職雅多益善𩀌方作猶入對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令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水災民麥種　詔麟府州見定屈野河界至期

令邊吏毋得蹂踐田苗如西人内侵即相視遠近驅逐之事具二年二月甲戌

是月有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司馬光又上疏曰竊以為國家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前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泛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濵河之民若積雨既止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穀帛窘

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强敵侵盜是又不然夫强敵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當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救四支也不亦失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復細於三

事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内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為之防哉竊意陛下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抉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

朝廷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
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
以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壬子詔秦鳳經畧司西界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
寨軍及索叛去張訥芝臨占等古渭寨乃秦川屬地張
訥芝臨占世為蕃官其令保安軍以此報之
癸丑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包拯為刑
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乞召拯介還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名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是日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五月間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當是時朝廷不知覲天之變以圖消伏又不知為防以備其災才及一月而都城大

水居民室廬及軍營漂壞者不知幾十萬區天變之不虛發也如此近日以來彗出東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天意若告陛下將有急兵至欲陛下與大臣相勑警以求消伏之術不可晏然復如前日也陛下自正月不豫至于今二百餘日既已平復羣臣稀得進見設有得進見者又不與謀天下大計天下之人其心皇皇所以感動上天之變也方此時豈無乘間觀釁起為盜賊如大水之入都城者乎陛下即位

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於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奏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

甲寅鎮復遺執政書言鎮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安危大

計而兩奏親納中書歷月踰時寂然不見有所猷為此鎮任言之責不可以不待罪也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古之人仕魯不合則去之齊不合則去之衛之晉惟其意之所之今天下一統鎮去而何所之乎惟有待罪而已相公又教以不可效干名希進之人鎮退而竊自惟念不敢奉教而決然為之者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以死亂兵之下也此方是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夫事有

緩而不可急為者亦有急而不可緩為者當緩而急當急而緩其為患均天之見變亦然流星與彗之變是也今彗之變當急而朝廷尚欲緩之此鎮寧死於朝廷之刑也伏願諸公攜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之死放鎮歸田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

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以為大臣也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丁巳鎮又言臣伏見天禧二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册
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
人心已有所係然真宗皇帝遽立陛下為皇太子者欲
預定其分塞覬覦之路也非私為陛下也為宗廟社稷
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
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
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
而陛下君臣晏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

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宗廟而為宗廟計故天又示彗也彗之變主急兵大臣又不先定大計以備兵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捍之雖勤勞如捍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已視民有墊溺之患又忍使遭戮辱之禍而不為宗廟社稷計以荅天譴乎

庚申起居舍人直祕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萬死之罪以臣言為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臣轉官遷職也

辛酉降湖南轉運使李肅之知齊州知荆南王逵知兖州知辰州宋守信為鄧州都監通判辰州賈師熊通判邵州以肅之守信師熊等入峒討彭士羲而軍士被傷者四十餘人逵給軍士不均也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無使負國家并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徧遺公

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歐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歐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此據劉攽行狀攽又云歐出知揚州見上請出青於外上曰可諭中書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見羣臣攽所云必誤葢上疏論列爾今略加刪修庶不失事實

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為樞密使端明殿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横賦四十萬貫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千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

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或取方平集奏議詳載之然不當即附此年　先是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

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
有力馬意弼引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加詆毀且求外
官於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詆毀事據司馬光記聞當考以冀
州新河鎮為新河縣廢堂陽鎮本州言堂陽人户稀而
新河交易所會故也　是夕彗星滅　范鎮言臣近以
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速定大計以荅
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聖
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

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勑未敢祗受鎮又言臣本為諫官有言責不見從故闔門待罪待罪之中除臣知雜御史是臣之言責益重也使臣何以處之若陛下寛臣之罪不置以死即乞解臣言責使歸館供職或除臣遠小處一知州差遣則陛下再造之賜於臣為無量也

甲子出恭謝樂章隷於太常　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於府州以給河東騎軍　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相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私便也初奏十五日甲子也二十六日再奏今止存初奏　范鎮言臣竊聞趙抃因

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同乞淮甸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陛下諭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臣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陛下既宣諭臣容臣却與御史理辨自後兩奏仍乞牓朝堂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子姦通臣奏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於朝堂以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誣

亦乞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讒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窮究仍乞劄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竊慮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今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劄示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架扇以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乖謬終不覺悟反以為能臣若不乞明辨竊恐壞國傷化事體不細也

丙寅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石揚休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副之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詢為契丹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鍇副之侍御史范師道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劉孝孫副之右司諫馬遵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閤門祗候陳永圖副之尋以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勾院集賢校理刁約代師道師道被疾故也沈惟恭王鍇刁約劉孝孫陳永圖未見

宰臣文彦博等請罷恭謝前一日謁太廟表

二上許之仍詔宰臣擇事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䘏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宿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爾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平

生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爾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此據胡宗愈所作胡宿行狀不知同列者謂誰當考宿嘗奏河朔被水災濵棣德博四州之民皆歸罪於李仲昌張懐恩蔡挺三人乞斬此三人以謝河北因進呈韓絳體量劉子仲昌懐恩挺卒坐重責

戊辰禮院言大慶殿恭謝請如明堂故事用鑾駕儀仗從之

乙亥朝謁景靈降京城繫囚徒罪一等杖笞釋之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

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宫架輙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意警陛

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如可採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别加制作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湖北鈐轄司下溪州刺史彭士義侵擾邊境為患不已其相度招安之初魏瓘受命帥荆南建言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安為上守禦為下攻取為失不報後卒如瓘

策

巳卯詔麟府鈐轄賈逵自今無得差禁軍回易初逵令五人為一保給錢十萬凡回易五十日出息錢四十萬以備犒軍及下轉運司體量以為舊例如此即無私入故戒約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元年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況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為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

讒搆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强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

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鬬葢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扄鐍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躬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計之感歎涕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自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

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芻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鼎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

蒙被其福其為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早留神裁察
時范鎮亦累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决定大議
其言曰臣前後三准中書劄子趣臣赴臺供職有以見
陛下愛臣之深也初臣待罪陛下不加以罪而又遷擢
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三降聖旨敦趣之是陛下之恩
意於臣篤且至也而臣終不敢輙輕就者自陛下擢臣
為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日之事乃是臣致命之
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賜臣之死則臣一身之輕何足郵

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為宗廟社稷計則臣之言任可重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其可重之言者臣之職也臣之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衆人之公也宗廟社稷之計也陛下與其邮一人之私孰若行衆人之公以為宗廟社稷計誠能因大禮定大議決然誕告於廷則陛下收納諫之名以慰天下人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雖就死無所憾也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職無所負也於臣之初心亦無所愧也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於太廟樞密副使田況於皇后
廟程戡於奉慈廟
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
丁酉加恩百官
戊戌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絳辭不行
己亥詔知荆南魏瓘湖北轉運使王綽知辰州竇舜卿
所奏彭士羲遣衙門指揮使覃師明欲歸欵須令自齎

降表至澧州始行撫納之其十三州刺史進奉宜與減落五七州仍具處置次第以聞五月甲辰八月辛酉兩日事可考

庚子賜致仕大卿監以上及曾任近侍之臣束帛羊酒

壬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周湛為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復考覈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湛覈其濫者二十五人

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

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歷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蓋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詔三司自京至泗州置狹河木岸仍以入內供奉官史昭錫都大提舉修汴河木岸事

司馬光記聞云張巽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河面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東京抵南京南京已下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開封縣境不知所云今歲是何年或即是嘉祐六年也自東京至南京當是嘉祐元年九月已經史昭錫提舉故不更修又據本志載狹河議始於嘉祐六年張巽判都水時不知張巽判都水果是何年按實錄所書嘉祐元年九月葢已命官修狹河或此時巽已判都水未可知也治平二年七月實錄所書與本志同但不出張巽姓名耳當考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為編定官初樞密使韓琦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每遇遷徙須

申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歳時不下者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之

乙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賈昌朝為侍中留再任

丙午范鎮又以書遺執政曰鎮竊以天下之事無難易而有是非茍是焉雖難必為茍非焉雖易不可為也難易之際又有機焉不可以忽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為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以為此日易而可為則今日不為難也以為今日難而不可為則他日不為易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以忽也事早則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及機會也諸公謂姦言已入今日不可弭姦言他日可以弭乎邪正之不並久矣君子小人之於天下也常相半君子之欲有為豈能盡去小人而後有為使小人不用事而已譬之陰陽陰進則陽退陽退則陰進當陽之進時豈能盡退羣陰使陰不用事而君子之退小人亦使小人不用

事使小人不用事者在君子所為是而已矣今為宗廟
社稷計以應天變以順人心以副主上委任之意可謂
是矣而諸公以嫌疑形迹處之為忠義而以嫌疑形迹
處之此鎮所以請臨邛也三請臨邛矣伏惟早賜裁處
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
已入為甚難故鎮書及之
丁未宣政使寧遠留後入內副都知石全彬為宣慶使
武信留後罷入內副都知內藏庫使彭州刺史內侍押

班鄧宣言為入內右班副都知宣言為副都知乃十月癸酉今并書　宰臣富弼言河西蕃官諸族首領物故者之子孫弟姪舊制須年及十七本族及二千户者方得承襲職名仍降一等自西賊破蕩以來族帳凋耗請自今更不降等仍便許承襲從之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先是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一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

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説因輦絹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畜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惟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初用向議行見錢法在皇祐三年正月薛向建議據本志附此所給錢帛與實録不同當考嘉祐三年九月當并考

戊辰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翰林學士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州非所處也遂留不行　追復崇信節度副使尹洙為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湖州長史蘇舜欽為大理評事集賢校理樞密使韓琦為之請也

庚午宣徽南院使判河中府吳育復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育以疾自請之

辛未草澤宋堂為國子四門助教堂雙流人性跌宕不

事生業擬陳子昂作感遇詩以諷上建儲事著蒙書數十篇春秋新意七蠹西北民言頗究時務數為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上其所著書特錄之

十一月已卯朔復右班殿直單州監押張忠為閤門祗候忠恩州城下有勞嘗為廬州監押遣討儂智高而辭以母老不行編管池州累更赦而復之

庚辰詔武臣為路分鈐轄及六周年者給添支錢五十千

辛巳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罷樞密使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景靈宮使先是御史趙抃累章言德用貪墨無厭縱其子納賂差除多涉私狥加之羸病拜起艱難失人臣禮乞加貶黜而德用亦自求去位至五六乃從之尋罷景靈宮使為同羣牧制置使聽五日一朝會子若孫一人扶之同羣牧使乃十一月壬辰今并書趙抃言德用不任職據蘇轍所撰墓銘本傳無之德用罷時抃去御史府矣據抃奏藁則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以後言德用不一章也德用本傳云德用自鄭州復為樞密使明年冬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之射玉

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帝聞之喜賜御弓一矢五十枝防乃至和二年乾元節使若四月己亥入見丁未辭而名富弼入相實六月丙申防安得留京師至此時云云必誤德用墓銘王珪作神道碑歐陽修作並有是言范純仁作富弼行狀亦有是言本傳蓋因之墓銘指耶律防而神道碑但稱契丹使若豈修已覺其誤故沒其姓名耶純仁又出修後大抵德用再入西府耄矣云云殆溢美今削去不書嘉祐二年三月防復來此時德用已卒江鄰幾雜志云富范議建儲王德用在密府合掌加額云置這一尊菩薩何地永叔聞之罵作老衙官及為神道碑頗溢美議建儲即是此年春事趙抃劾德用不任職或由此蓋抃亦嘗奏請建儲也然無所考見江氏稱范富誤也已改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

伏覩近降制書除貫昌朝為樞密使者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事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擇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則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

子所毁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

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朝危言正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者君

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宫女左右使令

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

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

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臣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

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

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所稱信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耳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讒謏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

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議也葢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葢由用非其人不協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内降起獄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

言事若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壞亂事
體必為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
公正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
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
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是日范鎮入對垂
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趣臣赴
臺臣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決若竊
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佞

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貺必蒙子孫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輔佐陛下以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慮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辯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於

此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己丑新除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宣徽南院使彰信節度使判成德軍李昭亮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上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閤門祗候惟賓持以賜之昭亮判大名乃壬午日燻與范鎮改官事相錯故移見己丑下

庚寅録潭州進士楊謂爲郊社齋郎先是蠻猺數冦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芻遂以說干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㕥槁之籍以爲民凡千一百户故朝廷特録謂功通梅山蓋自此始張芻責官潭州在至和元年二月劉元瑜知潭州在元年四月此據元瑜傳及沈括所作張芻墓誌刪修實録云謂誘山下蠻猺唐和等七百餘人内附唐和出降乃慶歷七年事實録誤也

辛卯録故東頭供奉官咸剛子淵爲三班借職渭爲下

班殿侍三班差使特給請受以剛捕蠻賊於武岡縣鬬死也

癸巳草澤黄晞為太學助教致仕晞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著聱隅書十卷自號聱隅子又名歔欷瑣微論聱隅者枿物之名歔欷歎聲瑣微述辭也慶歷中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甲午命鹽鐵副使郭申錫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高良夫同相視汴口利害以聞

丙申詔技術官合奏蔭者止授以伎術官仍一次而止其封贈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將軍毋得濫資而授司天監官聽贈至太卿監止初知制誥王珪言近歲伎術官因緣進拔者甚衆其合奏蔭者又參用士人之條而無數雜汚仕塗莫斯爲甚請自今各以其類推恩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坊使奏色長之類仍只許奏一人不惟使世專其藝誠足以革入官之濫下兩制并伎術官封

贈詳定而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以謂伎術官法毋得任子及封贈今若以類推恩亦近漢疇人子弟之法故著此條

己亥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郭申錫都大提舉河渠公事

庚子復知渭州任顓為龍圖閣直學士先是夏人殺其國母延慶奏并四路皆以邊警聞涇原獨無所上朝廷疑其斥堠不密顓具言保無他虞上又遣使覘之得實

乃還頟舊職夏人殺其國母即密藏是也事在十月至十二月乃來告　復內殿崇

班周永清為閤門祗候永清因養子凶悍欲訐其家事

自首其祖美嘗作子奏之奪閤門祗候至是知并州龐

籍言美有戰功身後惟有一孫特復之

甲辰降知澶州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左諫議

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後李璋為邢州觀察使司封員外

郎燕度為都官員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

班王從善為文思使度支員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內

殿承制張懷恩潭州編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編管先是宰相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開六塔河不聽賈昌朝所言昌朝以為恨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中書議不勝昌朝因欲動揺宰相乃教内侍劉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㟁與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鍤畚非便詔遣中使置獄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意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與

文思副使帶御器械鄧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促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行既對以所受内降納御座言恐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行出上從之時號中復為鐵面御史中復馳往較景德户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河口亦無崗勢但劾昌言等奉詔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違約甫塞即決損國工費懷恩仲昌乃坐取河材為器盜所監臨故重貶之昌朝譏雖不劾亦即召為樞密使仲昌垂子也

垂知河事嘗上導河形勝書欲釃别派使綏而不決至
仲昌反塞河背戾家學遂以貶終馬仲昌既貶朝廷始
專治西堤以衛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隄　上
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
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
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彦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
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
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

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輙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宫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輙妄言有人教之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

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武繼隆敎司天官事據記聞當在上

疾時今附見鐵面御史并乞中書行出及内降七封並據曾氏南遊記舊曾氏又以治恩冀河疏斷趙征村崗勢為韓琦主議誤也專治西堤據稽古録江氏雜志云許州賈侍中坐語及黄河事賈云金隄只有西岸漢書左隄强則右隄傷既無東岸自無決理不須歲修築然今每歲不減十萬夫役無敢減省首江志此事恐與稽古録所書相參合當考又云張安道云河決六塔口河北税賦放百七十萬石今舉天下所得以塞河北歲三百萬者河決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橋水不暢泄為世大患去澶橋則河患息矣

河獄始興趙抃猶未出也嘗具奏云臣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乞重行貶黜朝廷量與責降然

未快羣議陛下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内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

彼相臣恐斜封墨勑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吿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伏望特賜指揮追還内降之命檢會臺官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奏藁在九月六日後十一日前不得其的時今因獄竟乃附此數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與曾氏所記一日七封不同必曾氏誤也今兩存之竢考呂景初傳云内遣中人置獄景初有言乃更遣御史同訊據趙抃奏藁則當時固巳遣御史但以四内臣監之爾又據曾氏南遊記舊則吴中復始受命亦是内降文字中復入對納内降乃自中書行出而中復本傳載此事亦不詳未知孰是也

乙巳河北轉運使少府監李參為右諫議大夫參前白
鹽鐵副使司封郎中遷少府監將漕河北至是才三月
也書此為三年五月郭申錫降官張本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覩詔書今後雖遇
辰牌當留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
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
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

顧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吴中復指沆治
温成喪天下謂之劉彎俗謂鬻棺者為彎則沆素行可
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
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
謀而昪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
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
綴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昪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謂
昪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是

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亦為之感動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集賢殿修撰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江寧府包拯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

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圍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置太常寺郊社局令一員

乙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勾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

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實録稱瑗以天童閣侍講管勾太學按墓表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不見初除天章閣侍講是何月日當考

丙辰太子中允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緯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今每歲奉祠而祝文位版皆書其名令有司斥呼非所以恭神之意

於是下太常禮院議而去之

己未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安石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如京使知府州折繼祖領康州刺史仍賜錢五十萬繼祖改葬其父而請借月俸因以推恩也

壬戌樞密使賈昌朝辭兼侍中從之

甲子夏國主諒祚遣族汝威明興則慶瑭及徐舜卿等來告其母密藏氏卒初李守貴者嘗為約�掌出納拜錫齊特濟勒者嘗侍曩霄及密藏氏於戒壇院故出入密

藏氏所無所聞密藏氏既通守貴又通齊特濟勒守貴憤怒於是殺齊特濟勒及密藏氏鄂特彭族守貴保養諒祚因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是年十月丁卯實錄書環慶經畧司言夏國小大王阿叔威密烈圭與密藏鄂特彭殺其國母及拜錫相公而鄂特彭挈小大王歸其族已戒沿邊鎮寨預備之按所稱小大王即諒祚也拜錫相公即齊特濟勒也威密烈圭或是李守貴然事與正史差不同今但同正史及實錄諒祚傳密藏鄂特彭死當是今年秋既不得其月因遣使來告始書之

乙丑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戊辰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集賢校理馮浩為祭奠使

文思副使張惟清為弔慰使

癸酉契丹國母遣奉國節度使驍衛上將軍蕭扈起居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韓孚契丹遣懷德節度使耶律睠廣州防禦使韓惟良來賀正旦扈等言陽武寨天池廟侵北界中書樞密院按舊籍陽武寨地本以六蕃嶺為界康定中北界耕戶聶再友蘇直等南侵嶺二十餘里代州累移文朔州而朝廷以和好存大體命徙石峯未幾又過石峯之南遂開塹以為限天池廟屬寧化軍

横嶺鋪慶歷中北界耕户杜思榮侵入冷泉村近亦有石峯為表乃詔館伴使王洙以圖及本末諭扈等王洙持地圖諭扈等乃明年正月壬午今并書張方平載王洙詰蕭扈事見熙寧八年正月乙酉聶冉友蘇直杜思榮事見慶歷元年十二月庚辰又五年五月甲寅并此嘉祐元年十二月癸酉其初葬天池廟在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甲辰朔

乙亥詔尚書省司勳司封職方駕部庫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主客膳部屯田虞部水部自今以未有差遣帶職京朝官領之如闕人即差正郎或員外郎

自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得替人如又闕人即差通判
得除員外郎月給添支錢五千京官三千其鴻臚太僕
衛尉寺丞將作監差得替卿監一人月給七千並許伺
候合入差遣仍各差提印剩員四人
是月命宰臣文彥博監修國史初除彥博為昭文館大
學士止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為監修國史至是沆罷
彥博始有此命